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高连营 主编



天狗的秋天

TIANGOUDEQIUTIAN

做对的事情比
把事情做对重要

.....

秋天的美是成熟的

——它不像春那么羞涩,夏那么坦露……

秋天的美是理智的

——它不像春那么妩媚,夏那么火热……

.....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天狗的秋天

主编：高连营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数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/高连营主编,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2006.12

ISBN7-204-07897-7

I.开… II.高… III.文学-作品集-中国 IV.13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968 号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主 编 高连营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发行电话: 010-87713181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275.725 印

字 数 4000 千
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 册

书 号 ISBN7-204-07897-7/I·1685

定 价 1192.00 元(全 40 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总 序

文明的华夏,名人辈出,代代相继,千古人物。

成功、成名、成家,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。

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,谁不希望成功?谁不想到成名?谁不企盼成家?21 世纪的年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:“成功从何处起步?成名的奥秘在哪里?成家的诀窍是什么?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?”

《开启未来》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。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,怀着眷眷深情,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,溯流而上,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,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,去追溯自己成功、成才、成家,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。

“沧海横流,方显出英雄本色”。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,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他们高远的志向、顽强的意志、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,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。因此,了解名人过去去了的历史,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,领悟他们成功、成名、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,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。

这些名人,他们的青春岁月,充满了苦辣酸辛,坎坷磨难或

经战火的洗礼,或历曲折的境遇,或扬逆水的风帆,或留奋斗的足迹……

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,有幸福的回忆,更有苦涩的泪水;有成功的喜悦,也有挫折的苦闷,更有失败后的反思。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,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,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,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。

这套丛书的文字,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,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;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,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、实感的迸发。因此读起来亲切、真实、自然,若汨汨清泉,沁人心脾。从他们的经历中,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,做人的道理,处世的艺术,成名成家的奥秘。

老者不复返,来者永远新。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,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,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。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,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,肩负重任,迎着风雨,用坚强的信念,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,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,走向未来,走向光明,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。

成功属于我,属于你,属于他,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2006年6月

目 录

梅花	1
油月亮	16
天狗	31
黑氏	90
美穴地	133
视野的盛宴	180

梅 花

那一年的冬季,天特别冷,远在秦岭深处的阿南来了信,邀请石鲁去看梅花。秦岭的梅是整整有一条沟,下了雪,花就红得像一点一点的血。

阿南是烧炭翁。五年前背了一藤篓木炭给石鲁,想要石鲁画一幅火神像的。石鲁画了,没有收他的炭,却解开了他腰带上的酒葫芦来喝。酒里泡着未绽的梅花骨朵,甜丝丝地有一股清香。待到一葫芦酒喝干,两人已经成了朋友。梅花酒是先绵后烈,石鲁在这个下午沉醉如泥,阿南则天黑走进石羊峡时酒力发作,仆倒在雪地里一夜,落下了哮喘的毛病。今冬里他气短得几次都要过去,自知熬不过春天,才写信给石鲁,他想最后见上一次高贵的朋友的面,但他没有这样说,只报告着整整一条沟的梅的消息。

石鲁收到那张写在油乎乎纸上的信,知道这纸是垫帽壳的头油纸,痛痛快快骂了一句:这龟儿子!眼里就簌簌流下泪来。已经是很久的时间,没有收到任何人的来信了,敢来信的只有十指苍苍两鬓白的烧炭翁!这么个雪天,整整一条沟的梅,是何等壮景。他急急地撕了纸条卷那烟末,点着了狠狠地吸,直吸得腰缩成蚂虾,眼睛憋得红红的,才纾纾地往外放烟,似乎他和阿南已经在那地窝棚里睡了很久很久,听见了一种很奇妙的叫声。“是狐狸!”阿南立即抓起了枪,将他推醒,他第一眼看到的便是棚门角

的一根海枝倒伸下来，枝头上湿润润的一朵花。昨日进棚，这梅枝迎风在门口晃荡，一夜间竟开了如此鲜活的颜色！他伸手去牵梅时，却发现棚门已被雪堵严，拉开门，雪并没有进来，齐楞楞一堵白墙，梅就如从白墙上长出来。阿南嘿嘿笑着，牙很黑，牙龈露出来粉红，没有再作解释，低头去烧干锅。烧得锅发红了，一拔起锅耳，像持着盾牌一般，从棚门口往出去。他就跟着去，走出了一条融消的雪洞，他看见了一个银白的世界里，梅花在各处泛红，一团金黄色的影子向远方疾去。咚地一声枪响，枪是朝天打的，枪口上冒着青烟，人被枪的后座力击倒在雪上，嘻嘻大笑。

现在，被剧烈地震动，石鲁却倒坐在藤椅上。藤椅已经朽烂不堪，吱吱地呻吟着，他看见青烟正从嘴角里飘出，长长的烟灰终于支持不住，掉在了棉袄外的黑色对襟罩衫上。阿南，阿南兄弟，他喃喃着，一下子衰老得满脸皱纹，窝在藤椅里如患了麻痹症的小儿。石鲁是不能出走了，这并不是因了一条跛腿，而他被判了死缓，虽然最后没有执行，甚至已宣布解除，但他未经许可是不能擅自离开这个城市的。这座城市在中国之所以著名，是它有完整的一圈城墙，当每日的黄昏，太阳在城墙内斑驳的砖石上蚀成一个红片，墙头上逶迤而远的女墙凹垛就如监狱高墙上的挂电铃铁网的木桩。

三天前，小儿子将哺养的鸽子全放飞了，他习惯于注视窗台上的鸽棚，想象着突然那里又站着它们，但他又希望它们永远不要再回来。今日的窗口是个空白，玻璃隔风不隔寒，看得见土院豁口处卧着的病猫，院中间的冷飕飕的椿树。

“阿南，喝酒阿南！”石鲁突然叫起来，显得几分兴奋。漫长的

那些岁月里,他清醒艺术家应该是孤独的,但他永远静不下来,也无法孤独,政治的召唤,事物的纠缠,以及无数爱好书画者的追随和崇拜,如一群狼一样撵着他跑。文革刚开始,他即被批判了,他认真检讨着自己,竭力要改变自己的形象,企盼着他仍是这个时代社会所能信任和器重的人,但他失败了,批判在不断地升级,直至判为死缓,他才明白他们是不需要艺术的。既然如此,他倒完全地平静下来了,不邀众人赏。他可以潜心地为自己作画,为真正喜欢他的画的人作画,为后人作画了,这竟是多少年来他一直在内心深处向往的境界啊!

“你一盅!我一盅!”酒倒在了酒盅里,小小的木方桌上,石鲁端起一盅喝了,又端起方桌对面那一盅,叫着阿南的名字,酒却喝在自己口里。下酒的菜是一盘盐泡的尖椒,还有一罐茶叶,茶叶故意放霉了的,捏一撮在嘴角里嚼。他现在真正在享受着孤独,低矮的河芦作顶的平屋里,孤独得如一只瘦虎。

当石鲁耷拉下眼皮醺醺微醉的时候,这个城里的钟楼上钟声响起来,低沉悠长,响了三下,又响了一下。递使他睁开了眼,觉得奇怪。古老的钟楼离小院子并不远,其实钟楼上早已不敲钟。不敲钟石鲁是知道的,那口镌满了古文字的铁钟几十年前就从木梁上卸下来堆在楼台上,但一个月前,石鲁却每日听见钟在响,他告知家人:钟在自鸣。家人指出这是幻听,石鲁坚持他是真真实实听到的,并且每次自鸣三下。今日却怎么响了四下呢?于是他想,这一定有原因的、是钟楼有了危险的信息吗?据说钟楼下原是一口海眼的,修筑钟楼为了稳镇这座城的,钟楼下的过道中间仍有铁铸的一根碌碡粗的桩,挂着一道铁绳。石鲁听到了铁绳在

响，唧唧唧唧的，直响在他的右脑壳里，像蚕在那里噬桑叶一样让他难受。海眼里的水要冒出来，钟楼要陷下去吗？

这个城市若没有了钟楼，这个城市是多么荒凉？！

石鲁决定去见见吴老觉。他把那条咖啡色的羊毛围巾叠得整整齐齐围住了脖子，但他不戴帽子。头顶朝天，他是从来拒绝帽子的。鞋也换上了软底毡毛棉鞋，女人的头，男人的脚，鞋是不能有灰尘的。步出了小小的土墙院，便是美术家协会的大杂院，数天前的一场雪还没有消尽，寒气一森，人脚踩过的雪泥已经成肮脏的冰块，一卷一卷风剥下来的大字报纸团软沓在那里，石鲁用拐杖戳打着冰块，笃笃地响。门房的三间小屋的那扇半掩的门立即打开了。

“石先生——你这是要出去吗？老太太在问。

“先生？”石鲁觉得这称呼有些滑稽，但他没有纠正这位已经在门房工作了十多年的老女人。“出去，”他说，“不出城门洞的。”

“现在几点啦？”老太太说，“我没有表的。”

“中午一点。”

“石先生你来登记吧，你知道，我不识字。”老太太把一支钢笔拧开递给石鲁，石鲁看见那是一本登记册，上边的栏目里分别要求签上几点出门，往哪儿去，几点返回。

“这是新规定的，石先生，我只是看门的，看门狗……天没大晴，街上泥杂杂的，先生穿这么新的鞋？”

“人死了都要穿新鞋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石鲁看着老女人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是判过死刑的，死了的

人。”

他用拐杖戳着大门过道墙上的标语，标语写着：“打倒黑画家石鲁！”拐杖就戳着地上的泥，在“石鲁”二字上打了两个“x”，自己竟文一次笑起来。这一次笑出了声，不想竟笑掉了一颗门牙，落在了地上。

“我的牙呢？我的牙呢？”石鲁弯下腰在地上寻找。老太太帮他捡起来，牙黑得如一粒黑豆。他开始折身又往大院里走，因为门房太矮，大院右侧有一座仿古的楼阁，那曾是他接待外宾，共同交流艺术的地方，楼阁最高，落齿依风俗要摆到高处的屋顶上。

墙角影子一探，有人却在轻轻地唤石鲁的名字。这是驼背老陆，俯过身来告诉了：画家李唯自杀了。石鲁怔了一下，但并不惊骇。老陆问去不去家里看看，石鲁不去，口中吟了挽联：朝闻道。夕死可矣；今而后，尔知免夫。一步步往大门外走去。老陆一脸疑惑，听见石鲁跛脚跨过大门槛时，嘿嘿而笑：我没闻道，老而不死必为贼啊！

大街上，清冷异常，汽车从冰雪疙瘩上碾过，嘎哩嘎哇响如爆竹。又经过了钟楼，放眼往楼顶上瞅瞅，未能瞅清那铁钟和铁桩铁绳，一堆人是集在那里叫嚣，高高的木架上弯腰站着一个受批判者。去年的夏天，那个位置上站着的是作家老杜，老杜的裤子皱皱巴巴，有人在骂：狗日的，稿费多得拿麻袋装哩！老杜说：我全交了党费了。那人伸手要扇打，却打不到脸上，一跃，吐一唾沫，一跃，吐一口唾沫：狗日的！谁见了？！狗日的！反革命！他走过去，只是替老杜拉展裤管。这举动使批判人愣了许久，后来觉得是侮辱了他们，一阵拳打脚踢就把他打倒了，从此折了一条

腿，一直在牛棚里自行长好。但现在自行长好的脚却长歪了，睡下两腿不齐，站着长短不一。他在左侧拐弯处的店里买了盏灯笼，匆匆穿过西大街，往南又往东，窄而潮的巷道里，骂起了路不平；一直骂到吴老觉小院门口。

这是一条幽长的巷子，石鲁使劲摇着那染成黑色的木门上的铜环时，巷那头起了锣鼓声，一队人马逶迤而过。吴老觉这个瞎了双目的摸骨大师，如今不能公开亮着牌子摸骨测命，却顺理成章地为人接骨按摩，他竟将门染了黑的，墙柱、椽头也染了黑。门咿呀打开，小脚的老嫂子嘴还吸着水烟袋，忽然笑道：“哎哟，大白天的打灯笼，真是见鬼！”石鲁说：“是鬼，要是死刑执行了，挨颗炸子，该是凶鬼！”老嫂子说：“是雄鬼！”将灯笼挂在门脑上，“头发留得这么长，是不是长头发才是画画的？”石鲁说：“不让人留胡子也不允许留长发吗？”

里屋内有人冷冷地哼了一声。石鲁笑嘻嘻地笑，笑得十分怪异。吴老觉在里屋后门槛上坐着，幽幽的只是背影。他原是一口好胡须，造反派说毛主席不留胡须，你为什么留胡须？吴老觉说马克思是大胡子。造反派愤怒他竟敢与马克思比，把他胡须一根根拔了。没有了胡须，吴老觉感觉似乎没有了嘴，但他终于没死掉，因为这个城市的新领导患腰痛，需要他按摩。吴老觉坐在那里，双手在一只布袋里忙活，布袋里装了小米糠，也装了敲破了的花瓶碎瓷，反复把碎瓷复原成花瓶，再搅碎，再复原。

“你把手艺越练得好，越是让领导中毒啊！”石鲁说。

“中毒？”吴老觉头拧过来，眼睛白花花翻着。

“按摩是上瘾的，上了瘾和吸鸦片有什么不同？”

“那你嗜酒，嗜茶，还有嗜画，也是吸毒母！”

阴影处一个人起身要走，躲不及，就站起身打招呼：“石主席。”

“谁？谁是石主席？！”

“我叫惯了……”

“白老先生在这里啊？”

枯瘦如萝卜干的白葭一身红卫服，头顶上再不是那顶泰戈尔式的毡帽，软沓沓的军帽，不伦不类。

“你怎么一见他还是害怕？”吴老觉说。

“他管了我十多年。”

“我现在是行尸走肉，”石鲁说，“死刑犯嘛！”

白葭比石鲁年龄大，石鲁在延安还只是在黑板报上画插图的时候，白葭已在北京城里成了名画家。那时吴佩孚在北京，托人来要画，他画了一只鹰，后来蒋介石到北京，托人来要画，他画了一只鹰，再后来毛泽东坐了北京，他还是画了一只鹰。他们都是英雄，他只是小民。当年国民党要员让他去台湾，他问人：共产党来了让不让卖画？回答是：卖的。他就不去台湾了。但卖了几年画就不能卖了，京城里呆不住，返回了老家来，仍是画不了新生活，又偷偷卖画，从延安来主持这里美协工作的石鲁，少不得要抓典型，点名批评。

石鲁坐在条凳子卷烟卷，跛腿怎么放都不舒服，抱起来架在另一条腿上，吃烟的样子像个猕猴啃梨。

“白老先生，听说判我死刑后，你为我烧过一沓‘上路纸’？”

“这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听了这话我兴奋得喝了一斤烧酒，我是喝醉了三天，身上脱了一层皮，像蚕一样的。”石鲁要站起来，没站稳，夸啦倒在地上，突然说：“白老先生，我对不住你！”

吴老觉和他的老婆莫明其妙，白葭却听得明白。

“吓，谁对不住谁呢？”他说，“石主席，我还真希望你管我，点名批评我，让他们批，他们把我的家都抄了！”

石鲁心里酸酸的。“你牙疼？”看见白葭捂着半个脸，吸冷气。

“他们扇我耳光，一颗牙掉了，满嘴牙全松脱了，动不动就疼。”

“我给你治治，”石鲁说，“老觉会接骨，却不一定能治了牙的。”

石鲁把白葭的头压在门扇上，掐左耳轮下的穴，白葭杀猪般的叫。叫声钻进脑壳里，石鲁感觉里又是蚕在那里吃桑叶，接着是钟楼的钟在鸣，铁绳在拉动。他问：钟楼上的钟一直是鸣三下的，今日怎地鸣了四下？

似乎吴老觉，吴老觉的老婆和白葭都没在意他的话。

“老觉，你测测，钟楼要塌陷吗？”

这下吴老觉是听清了，侧耳逮外面的声音。但钟楼上的钟没有鸣，院门外轰隆隆地涌进一阵锣鼓喧闹声。

“石主席你知道吗，毛主席发表诗词了！”白葭说，“今冬雪下得多，北京城里的梅花也开得好哩。”

“就为这个庆贺了？”石鲁说，“什么诗词，你念念。”

“……俏也不争春……她在丛中笑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三个都不再言语,吴老觉的老婆不停地吹着纸煤,呼噜噜呼噜噜吸足了一袋水烟,说:“伟大领袖还是伟大的诗人。石先生,你看看那幅画怎样,老觉是瞎子,我又不懂画。”

石鲁这才看清在门角靠着一卷画,画背面写着:呈北京中南海。打开是六尺整张的一幅“咏梅图”,梅繁如锦,红艳无比。

“石书记,”白葭有些不好意思了。“你看看,这是我为领袖诗词写意的,从来画梅萧疏冷艳,我画得热闹……”

“你是让老觉来预测呈画的命运吗?”

石鲁始终把画倒着看,说:“白老先生,看来我还得批评你,你这又想卖钱喽!”

“我这是画给中南海的,老觉要给省革委会主任治骨折的,他是能见着主任,让他呈上去的,我向中南海要钱吗?”

“那要什么?”

石鲁还是倒着看。“我不会画梅花。”他说。

“你怎么不会画梅花?石鲁能不能画梅花?!”

“你这梅花不是争春是霸春,我只知道梅花不是媚花!”

石鲁站起来往外走,一瘸一瘸的,拐杖敲打着地,把吴老觉的谷糠布袋也撞翻了,吴老觉顺势夺过了拐杖,叫道:“石鲁,石鲁!”

石鲁还未回头,一拐杖打在了他的跛腿上。石鲁哎哟倒在地上不得起来。吴老觉说:“你就这么要走吗?钟楼塌不塌管我屁事,可我得给你这四川龟儿子治腿啊!怎么样,打断了吗,不打断让我怎么给你重新接好?”就蹴过去捏那断腿,捏得骨子碎片咯吱咯吱响。石鲁骂:“这龟儿子!”就是不叫唤。

“你疼了就叫。”

石鲁还是不叫,人却昏死过去了。

等石鲁醒来,他已经躺在自家的小屋里。吴老觉用一种鸡屎一样的膏药敷在腿上,又包了几袋中药让石鲁的老伴在家里煎熬,他看见那熬过的药渣中有蜈蚣、蝎子和簸箕虫。“把蝎子挑出来,你放在瓦页上往火上焙,焙焦了我来下酒的!”

雪又扯棉撕絮地下了一夜,接着红了三天太阳,消溶的雪水滴滴答答从芦棚屋檐上往下滴。石鲁七天里没有下床,他听见了钟楼上依旧有钟鸣,铁绳咣啷咣啷在动。他让儿子一定去钟楼看看,儿子从钟楼下来,告知每日有庆贺诗词发表的游行队伍,今日高音喇叭上已播放了为诗词谱的歌曲,一批画家把一批画梅的画也挂在了钟楼四面墙上。

傍晚,城墙箭楼上的寒鸦飞在了土院中的椿树上,那只老而病的猫还卧在院墙豁口,飞下来的寒鸦落在不远处,它也不理会。老伴拌了食招呼它下来,它也不来,也不说声:咪。老伴说:它怕是要死去了吧?石鲁转过头去,面对了屋墙壁,屋子里突然光线暗了一下,听见老马一脚踏进来,高喉咙粗嗓闷地喊:“石先生,石先生,怎么腿又断了?断了也不让儿子来告诉我一声!我说哩,画家到底有架子,我不来请你去吃羊肉泡馍你就不来,还得我送上门来呀!坐起来坐起来!”

石鲁坐起来,一海碗热腾腾的羊肉泡馍放在桌子上,高颧骨的老马还在连说带笑地催促他,声音震得芦棚上落下几粒土来。文革以来,石鲁隔三差五要去老马家的羊肉泡馍馆吃一海碗,这个四川人的胃除了天生的能吃尖椒、虎皮椒外,这座北方古城的饭就惟一喜欢上了羊肉泡馍。老马是不怕石鲁的,他是百姓,出

身又好,也不需要什么前途出路,给石鲁免费吃了羊肉泡馍了,还要灌酒喝。石鲁贪酒,酒量却愈来愈小,常常就醉了,脱了鞋蹠在条凳上要说:老马,别人上批斗会吃不下睡不着,我倒能吃能喝,只是吃昧心食,老不见胖嘛!老马说,吆头牛进你肚里也体现不出个社会主义优越性来,难怪是反革命!石鲁就说:今日白吃,或许是你前世欠我的。待到我死了,你记住,要在我棺材里再放一碗羊肉泡馍的,要优质的!但吃喝毕了,却嚷道取纸拿笔来,就画一幅画给老马。

现在,石鲁就坐床上吃完了一碗,说:“我不能给你画画了。”

“我不要你的画尸老马说。

“画账是要还的!”石鲁说,“明日起,你每天送一碗过来,一碗一张画,你爱不爱我的画,我是要给你画的,拿去糊窗子是你的事!”

老马咧嘴就笑,嘴大得能塞个拳头,头一歪悄声说:“我给你保存画哩,将来我要给你出个大画册!”

隔日一晚老马又来了,提出往秦岭深处阿南那儿去的事,说城里规定死了人不准土葬的,但现在世道混乱,往往有死了人的,家属半夜装了棺材出城的:我们把你装在假棺材里抬出城。老马拍了胸膛,敢保证能成功,他的老表就在城南门口治安巡逻队里。

石鲁却对秦岭深处的梅花不感兴趣了。

“你听到没听到钟楼上的钟在鸣?”他问。

“没有。”老马说。

没有?怎么会没有呢?!他要求把他连人带床抬到院子去。

院子里终于没风。四堵土墙,一棵椿树,豁口处的老而病的